



诱拐狂想曲

誘拐ラブソナー

【日】荻原浩 著 林焕军 译



有泪点、有笑点、有萌点、有吐槽点，读到哪一段，会触碰到你心中的柔软？

38岁的绑架犯 6岁的被拐小男孩
穷途大叔与纯良小正太的救赎与自我救赎

诱拐狂想曲

誘拐ラブソニー

【日】荻原浩 著 林焕军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YUKAI RHAPSODY

Copyright©Hiroshi Ogiwara 2001

All right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1 by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Inc.,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Taipei

版贸核渝字(2011)第23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诱拐妄想曲/(日)荻原浩著;林焕军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29-05831-9

I. ①诱… II. ①荻…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9764号

诱拐妄想曲

YOUGUAI KUANGXIANGQU

[日]荻原浩 著

林焕军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同 人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责任编辑: 刘学琴 王春霞

责任印制: 杨 宁

装帧设计: 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h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180千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

这是一处非常不错的求死之所。

这是一座笼罩在春日霞光中能俯视整个居民区的小山坡。盛开的樱花正纷纷点点地犹如细雪一般飘散。

山坡上的这块空地，曾经是公园。锈迹斑斑的运动器具看上去如同尸骸一般破破烂烂地散落在那里。在确认过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之后，伊达秀吉才慢慢地钻进车里。

他关掉发动机，放倒座椅，将磁带放入播放器。他选择好了最后一首曲子，矢泽永吉的《何年何日》。

今天是四月第一个星期六的早晨，透过挡风玻璃抬头望着蓝得让人觉得悲凉的天空。作为人生的最后一天，今天的天气也不错。

前奏响起，永吉的歌声开始在车内流淌，一瓣瓣的樱花花瓣飘落在挡风玻璃上。

正痴痴看着的时候，又有一瓣飘落下来。映衬着蓝天的玻璃上交织着浅粉色的纹路。上周刚盛开的樱花，已经开始散落。

我很喜欢樱花，为飘散而盛开的花，就如同我一样，有着樱花般的人生。突然开花，突然散落——不，不对吗？我并不像樱花般美丽，因为我连一次盛开的经历都未曾有过。

三十八岁了，连老婆孩子都没有，也没有住处，没有钱。买了磁带和绳子后，就只剩下六百三十五日元了。

也没有车。这辆车是老板的。车的侧面还用白色贴纸贴着齐藤工务店这几个字。我现在已经没了工作，因为我打晕了老板，把保险柜里的钱拿了出来，然后把他的车开走了。

我真的是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三百二十万元的欠款和犯罪前科。

秀吉点上烟，悠闲地吸完后将烟头扔出窗外。接着，用双手拍了拍脸颊，挺直了身板，伸手去拿放在副驾驶位上的绳子。这是一条红黑相间的打包绳，看上去就如同蜷缩着的毒蛇一般。

“那么，”他开口说道，“再抽一支就开始吧。”

我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回想一下，在浓浓的烟雾中回想一下，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去年的这时候，在平和岛船赛中，A号船原本板上钉钉的胜利却在比赛中遭遇失败沉没了。我丝毫没有夸张，当时翻船的景象就如同在我眼前发生的一样。这就如同已经下了四十倍重注的名马却输了一个身位的感觉一样。不，或许决定这一切的是在松户车赛的时候。那天还没等到最后一圈就已经输得一个子儿都不剩的我，在回家路上看到了这样的广告牌：“低息，无须审查，即使在其他店有

借款的人也欢迎！”

那是什么低息啊，当天借了五十万，还不到一年就变成三百万。于是，每天都会有梳得油头粉面的男子去敲打秀吉位于葛饰区镰仓二丁目的公寓大门。

第二支七星超轻柔已经快烧到手指了，于是他抬起一只脚，用鞋底擦灭了烟头。

“那么，”他再一次说道，并看了看绳子，“再抽一支吧。”

可是，口袋里却已是空空如也。秀吉深吸一口气，将空烟盒紧紧握着，然后慢慢地将绳子拿在手中。这次终于打开车门，走了出去。太阳已经升得很高，火辣的太阳也正预示着今天是酷暑的一天。身上穿着齐藤工务店的工作服，里面却套着毛衣。可是，为什么秀吉的身体还在颤抖呢？

他将手中的绳子放到自己面前端详着。这是在超市日用杂货架上销售的简易打包绳，虽然时常都能见到，却出乎意料的细。没问题吧。最后还是要用这玩意儿来上吊吗？或许现在已经不能再打消求死的念头了。想到了这里，他就试着拉了拉绳子，再一次。要多次拉紧，直到自己的脸色变红为止。无论多么用力，自己都不能动摇……OK，绳子没问题。

站在樱花树下，他才发现需要有一块垫脚的地方。如果没有垫脚台，或许就只能放弃在这里求死的想法了吧。只需要扫一眼，就能看出这块空地并没有这样的东西——秀吉却还是环视了一下四周。他虚着眼睛，让自己看得尽可能快些。虽然已经提醒

自己不要去看那些无关的东西，可却还是在樱花树下的草丛中发现了一个锡铁制的灯油罐子。于是想就用这个吧。

在他将罐子从草丛中拖出来的时候，原本以为终日的日晒雨淋，罐子应该早已是锈迹斑斑，一站上去或许就会破掉，可罐子却显得很新。为什么都还没有开封，里面也塞得满满的？原本打算早一点用这个罐子来垫脚，却还是想了一下，到底是谁会将这玩意儿放在这种地方？秀吉张大鼻孔深吸一口气……呜呜呜。OK，垫脚的也没问题了。

抬头看了看樱花树，在自己头上十公分的位置，正好伸出了一个树枝，用手就能够到。虽然认为这根树枝完全能够承受住不足六十公斤的瘦瘦的自己，可为了保险一点儿，还是用双手去吊了一下。万一树枝折断的话，求死的念头也就不得不作罢了吧。

可是，树枝并没有被折断。他又试着晃了晃身子，还是没被折断。多次的尝试，只是让花瓣散落了一大片……呜呜呜。OK，OK，树枝也没问题了。

于是他慢吞吞地将绳子系在树枝上，又慢吞吞地在另一端打上结。秀吉这时候想到，吊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有多痛苦呢？试想了一下，却并未得出答案。

倒是茂君告诉自己，这种感觉并不痛苦，反而会很舒服。茂君是和他一同在府中的监狱服刑了两年的人。这是一位犯过吸毒、伤人、强奸、盗窃、诈骗等各种罪状，一直往来于监狱和社会的万事通般的人物。

总觉得他说的话不值得取信，哪儿有问题。因为没有死过的人很难做出如此肯定的判断。

怎样才能让自己窒息而死呢？首先尝试一分钟吧。先放开手中已经捆好的绳子，按住自己的鼻子，尝试一下停止呼吸。啊……太辛苦了，就像是吸了一大口尼古丁导致肺部发出悲鸣一般，似乎觉得胸口快要涨开了。

再一次抬头看了看樱花树枝，然后再用这对老眼，用阅读报纸的眼神盯着绳子。为什么总觉得自己死去的场所和选择的死法是那么的不合适呢？那么，就再尝试一下吧。绳子挽成的圈不用来套脖子，而是套在肩上，双脚踩着树的主干，向外拉。树枝还是一动不动，只是一些快要散落的花瓣又纷纷落在脸上，身体的肌肉被拉紧，充满力量，也不知坚持了多久。不久，开始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好，还差一点儿。

一个清脆的声音。身体突然失去了力量，树枝被折断了。

好的，成功——不，是失败。看吧，正如我所担心的，上吊这种死法果然不行。

他一边想着，一边在擦拭着额头渗出的汗水，看着被折断的樱花树枝。那，怎么办？再怎么想结果都是一样。无论如何，自己必须死。老板应该已经报警了，现在，东京的警察一定在到处找我。那些梳着油头的催债鬼也是。

对了，跳楼吧。那只是一瞬间的事，连烦恼的时间都没有。山坡的一端有一处如同半岛一样突出的地方，以前打算将那里建

成观景台，所以安置了一些小长椅，在边上还敷衍了事地设置了一些扶手。

于是他翻过扶手，向下望去，视线几乎和地面垂直，还能远远地看见开车上来的那条小路。高度应该有二十米？不，三十米吧。OK，OK。秀吉勇敢地笑了，也开始活动自己的膝盖。

从这里跳下去的话，身子会被摔成一摊烂泥巴，脑浆会从头盖骨里飞溅出来。就在这时，秀吉想到自己的死状就如同在公寓附近见到的被车压死的猫一样，于是身体又开始颤抖。

自己到现在都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打晕老板啊。原本打算预支一下工资，可想到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就在前一天已经在老板面前哭诉了，老板却说：“适可而止啊。你不要再去赌博了，否则再多的钱都不够你输，像我这样玩玩弹珠就行了。”“只要你答应不再去赌，我可以先借给你一些。”他的手已经去打开保险柜了。然而——然而，为什么？

对了，当时老板说了这样一句话。

“嘿，你要认真工作啊。只要你能付出超出常人一倍的努力去工作，就一定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你最近有些偷懒哦，还有几次随意旷工，差不多该收敛一下了。除了我这里，应该不会有地方愿意收留你了吧。”

我注意到就在老板说“不会有地方愿意收留你了吧”这句话时，他的嘴角浮现出了微微的笑。当时觉得老板的眼神就和之前自己所遭受的世人的白眼一样。于是在自己容易冲动、不能冷静

思考的坏习惯的驱使下，就动手了。当清醒过来时，已经打了老板，拿走了保险柜中的五万日元，开着车逃走了。

昨天一天都是慌慌张张地在东京都内乱开，晚上是在三温暖过的夜。昨天开始有了离开东京的想法，于是向北前进。本来并没打算逃很远，却一下子开到了大宫，因为想到这里也有竞技比赛，于是下了高速。我也遵守了和老板的约定，没有赌赛艇和赛车，只是赌了自行车比赛。

本来一直到最后四个弯都还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奥泉，那个白痴最后居然从车上掉了下来。已经将赌金付了出去，于是明白这次又打水漂了，原本希望赢了这笔钱，回去给老板道歉，把车子和预借的钱还给老板，然后让老板打一顿，求得他的原谅。

想着想着，又开始怀念位于葛饰镰仓的廉价公寓里那床硬硬的被子，怀念起完成管道安装后的那杯啤酒。越想越觉得老板说得对。除了老板，没有地方会收留我。现在回想起来，老板虽然很啰唆，却是一位很好的人。肯雇用有前科的我，还帮我租房子，一点一滴地教会我做事。每次完成繁重的工作后，都会请我喝一杯。混蛋，为什么我会打他？他就如同我心中的神。头脑简单，有着啤酒肚的神——可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我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把鞋脱掉。因为逃走的时候是穿着工作服，所以现在脚上的鞋子也是工作鞋。解开鞋带太麻烦了，就这样吧。可为什么跳楼自杀的人，都会把鞋子脱下来在一旁放好呢？反正都要死了，穿着鞋子不行吗？

在深呼吸后，秀吉又看了看下面，他感到有些头晕目眩。刚才看上去只有二三十米啊，或许有四五十米吧。于是再次深呼吸，看了看下面。不，有六七十米吧。之前都一直没有注意到正吹着的风，重重地敲打着自己的后背。于是又再次深呼吸。

在还未吐完这口气的时候，秀吉纵身一跃——来到了扶手的另一侧。吐完了口中的气，还是把鞋子脱了吧。

于是他开始慢慢地解开鞋带，同时脑子还在想着，掉到下面需要多长时间呢？一秒？两秒？三秒？这时人会想些什么呢？我曾听说人在死的那一瞬间，人生所经历过的重要场景会像幻灯片一样在脑海中播放。如果是我的话，又会回想起什么呢？我只有一些不愿回忆的事情。或许，我死的时候脑子是一片空白吧。

他把鞋子脱下来，放好。这是一双已经很旧的安全鞋，鞋面部分已经很破旧了。他多次调整鞋子的摆放，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他走回到扶手边，又再折回来，脱下袜子。虽然马上就要死了，可秀吉的脚的确很臭。

在跨过扶手前，他再次环视了四周。他是在担心会有人突然窜出来阻止他，可这却是瞎操心了。这里依旧一个人影都没有。由于远离居住区，才造就了这样一处荒芜的小山丘，从早上开始，都没有一个人来过。

可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明明离大宫的竞赛场不远。

山坡下的那片广阔的民居，就如同一幅由古老农家和刚建成的新房拼凑在一起的图画。住宅区的对面是一片广袤的农田。更

远处的高楼如同矗立在海市蜃楼中一般。就像将东京的一部分截取下来，放在了农田的中间一样。

昨天下午，在大宫自行车场，当奥泉从车上掉下的那一瞬间，他就已经有了死的决心。自己要给自己的人生做一个了结——当时还觉得这突然产生的想法非常不错，于是立刻在车站前买了永吉的磁带和绳子。作为自己最后的晚餐，去烤肉店点了三盘平时只舍得吃一盘的猪软骨。喝着当时认为是今生最后的一口酒，觉得美极了。原本只打算喝一杯啤酒，结果喝了三杯，而且又换着喝了烧酒。走出烤肉店时，兜里一张纸币都没剩下。醉醺醺的也没法开车，于是就在车里睡了一觉。

今天一大早就开始忙着四处寻找求死的地方。虽然是毫无目的地转悠，可他还是注意到车子所剩的汽油已经不多，因此并没有开到更远的地方去。

于是他翻过扶手，站在山坡延伸出的地方。大概有一百米吧，跳下去的话，身体一定会摔得粉碎，脑浆迸裂。秀吉为了让颤抖的膝盖变得平静，做起了屈膝伸展运动。

好的，他用双手拍了拍脸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先观察一下下面的道路吧，要是有很多人经过的话，就不跳了。要是跳得不好，还会连累到别人。要是摔在过路老头身上，压死了人，就更不行了。

他花了五分钟来确认是否会有人通过，可这段时间里只有一个小孩经过这里而已。道路还未完全铺设好，路面上有许多小石

头，踩在石头上还是会很痛。

“好的。”秀吉说道，“再做一次伸展运动吧。”

在完完整整地做完一次膝盖伸展后，他再次向下望去。在多次俯瞰期间，他突然开始在意起角度问题。仔细一看，这个悬崖的角度并不垂直，有一丝的倾斜，斜面还随意生长着草木，有几处还有树枝突了出来。要想掉落的过程中不被树枝挂住，实现完美的垂直落地的话，必须要向外飞出一米，不，两米左右，似乎需要稍微地练习一下。

于是他再次回到扶手内侧，用小树枝在地上画了一条线，开始练习跳跃的幅度。

第一次，只是用步子来计算，大概一米半。

第二次，一米七八。

第三次，可惜，大概在一米九五左右。

到了第四次，他已经能轻松跳过两米了，可为了保险一些，他还是练习了十次，可膝盖却越练越疼，最终又恢复到一米半左右。看吧，不行啊。因为不能跳得很远，只能很遗憾地中止了。

不知不觉间他已经满头大汗。在春风的吹拂下，虽然一身大汗，心情却依然舒畅。虽然舒舒服服地出了一身汗，可却不得不立刻面对死亡。想到这里，汗水就渗入眼中。

可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也没有力气去思考其他死法了。当时那个收债的小流氓抓着秀吉的领口说道：“要是再不还钱，就把你的肾卖了，肝卖了，眼珠卖了，脑子、心脏都卖了。”

这绝不是开玩笑。秀吉很讨厌医生，虽然他连阑尾手术都没做过。可和切割身体中的器官相比，还是死了更好。

还是说继续“重操旧业”？不，做小偷的话，大致能算出收益多少。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如果去那些家中没人的房子，一户大概能偷五六万。想要还清所欠的三百二十万，就必须偷六十户。自己没那耐心一直做下去，而且这也很费时间，期间利息仍然在继续滚动。

想到这里，他已经不再去考虑欠债，自己已经是被警察到处追捕的人。自首吗？绝对不干。自己非常讨厌监狱里的生活，而且已经进去过四次了，恐怕这次被抓住的话，要待很长时间吧。难吃的伙食、三天才能洗一次澡，还有那些胡作非为的小混混，还有那些喜欢捅屁眼的变态。房间内充满一股混合了剩饭、大便、汗水和精液的臭味。即使服完刑期出来了，也不可能再好好工作。那样的话，又会再“重操旧业”，又会被再次送回监狱。反正都是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不如现在就做个了断。

无家可归？这可不行。曾经一同赌赛艇的一位朋友在平和岛比赛结束后就过上了住纸箱子的日子，不到一年时间就变得疯疯癫癫。那样的生活给大脑带来的损伤要远超于身体。三天只能洗一次澡，对于爱干净的他来说，不洗澡就无法生存。

秀吉继续思考着关于终结自己一生的方法，干脆自焚吧。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怨恨，通过自我虐待的方式，还具有向社会表达抗议的意思。然而茂君似乎说过，烧死是最痛苦的死法。

自焚？不错啊，是一种壮烈的死法。相信大家都会赞叹我的勇气，哈哈哈。秀吉脸上浮现出悲壮的笑容。老板和老板娘也都会原谅我的罪孽，哭着原谅我所做的一切吧。虽然茂君说自焚很恐怖，可一想到继续生活在这世上的痛苦，就觉得没那么恐怖了。虽然不恐怖，可遗憾的是这里没有汽油。哈哈哈，真是遗憾啊。思想正在空虚的秀吉目光一下子停在了樱花树下，灯油桶，装得满满的灯油桶。哈哈哈，当做没看到吧。

割脉怎么样？虽然和自焚相比欠缺一些魄力，而且是一种被男子汉所不齿的自杀方法，不过都没多大关系了。好，就这么办。

于是他回到车边，打开后备厢，里面放着安装管线用的工具和工作服，还胡乱放着一些其他东西，乱糟糟的像一堆等着被丢弃的垃圾。秀吉和老板都很讨厌整理整顿，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的性格还有些一致。

他从胡乱放着的工具中取出一把切割刀。这是一把工务用的大型刀具。推动刀柄上的圆形钮，就会亮出明晃晃的刀尖。看上去有些锈迹，他想用指尖试试锋利度，可手却抖个不停，刀子一滑，结果深深地切到了手指。

痛痛痛。哇，流血了。从淡红色的皮肉的切口处，有血流了出来，而且越来越疼。痛痛痛。他急忙拿起手边的破布按住伤口。痛痛痛。

算了吧。秀吉下定的决心又作废了。痛的方法还是不要试

了。只是切到手指就这么痛，看来还是受不了疼痛。算了算了，上吊、跳崖、自焚和割脉都不行。

秀吉一边弯着腰在车子中寻找创可贴，一边想着：死看来并不舒服。可是自己却有求死的意志，那么最舒服的死法是什么呢？

已经没钱去买安眠药了。被电死？车子的蓄电池应该有电，可是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齐藤工务店虽然是一家小店，涉及的业务范围却很广，而且老板似乎也曾被NTT委托过工作，可缺乏电气相关基础知识的秀吉只能负责安装管道。看来不好好学习，连死都死不了。

他在车子中翻箱倒柜地找到了一根塑料管子，于是一下子想到：对啊，一氧化碳啊。只要将管子连接汽车的消声器，然后将另一头插入车里，只给窗子留一个小缝隙，将管子塞进来，这样就行了。虽然自己在工作中经常被老板训斥，可这种程度的配管对于我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了。

秀吉独自点了点头，只能这样了。这种方法又舒服，而且听说死相也不会很难看，皮肤还会呈现出粉红色。在樱花树下，在散落的樱花花瓣中，呈现出樱花颜色永远长眠的自己——这样的景象，给秀吉带来一种自我陶醉的刺激。好的，就这样做，而且在等待死亡的这段时间里还能听着永吉的歌声。OK，这下总算拿出干劲了。

“OK。”他像永吉一样卷着舌念叨着。可是，这份干劲也

只维持到将一切必要物件全部准备妥当为止。

一切准备妥当了。难道说所有材料真的都已经准备好了吗？施工用的材料本来应该用得干干净净的，为什么会留下这么多隔音型盐性排水管？为什么排水管会和车子消音器的直径如此吻合，而且还有几个连接用的接头？就如同参照《工务店轻轻松松提高作业效率》的说明书一样，一下子组装起来就行了。

伸进车子的那部分应该无法用这种管子吧。想要吊得高一些的话，好在后备厢里还有一台吸尘器，正好可以用吸尘器的软管。那或许是老板经常被老板娘臭骂，为了经常清洁车子才放在里面的吧。平时总是放一些垃圾，这次是真的打算杀死我吗？

当他慢悠悠地将软管伸进来时发现，又没有胶带。

秀吉长出了一口气，Lucky！——不，倒霉。然而，却没有任何替代品。看来要中止求死的计划了吗？要用最后的六百日元赌在弹珠上吗？需要连庄两三次，那么手上的钱就能再参与一次大宫自行车赛——这一阵，秀吉的脑子里净是想的如何让六百日元变成三百二十万日元的方法。可是，面对这几乎为零的概率，他再次长出一口气。然后又憋着气，还是不行吧。

好，再赌得简单一些吧，或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赌博了，是关乎生死的一次。

在这座山丘前的道路上，应该有一家便利店。如果那里没有胶带卖，就是我赢了——不，是我输了。如果有胶带卖，那我还是就死在这里吧。好，就这样定了，就这么办。